

Every Day

David Levithan

每一天

[美] 大卫·利维森—著

姜湾—译

如果可以不开开你
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它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每一天

EVERYDAY

大卫·利维森 著

姜湾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一天 / (美)利维森著;姜湾译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2. 12

书名原文: Every Day

ISBN 978-7-5411-3642-9

I. ①每… II. ①利… ②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 002008 号

Every Day by David Levithan

Copyright: © David Levithan 2012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,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2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2-83

每一天

Mei Yi Tian

[美] 大卫·利维森 著 姜湾 译

特约监制 孙淑慧
特约编辑 钟 楼
责任编辑 王 冉 李淑云
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
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1.75
字 数 226千
版 次 2013年6月第一版
印 次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642-9
定 价 29.8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蕙的风，性灵的阅读

献给佩琪
愿你每天都能找到快乐

第5994天

我醒了。

我要立刻弄清楚一个问题——我是谁。

不光要弄清楚我所在的这个身体的外部特征，不光是睁开眼睛看看手臂的肤色深浅、头发长短、身材胖瘦、我是男是女以及皮肤是伤痕累累还是细致光滑——如果你习惯了每天早上醒来时都被装在不同的躯体里，那么外在的身体特征是最容易去适应的——而被躯壳包裹着的内在，也就是生命灵魂本身，才是最难掌握的。

每一天我都是另外一个人。我是我自己，我也知道我是我自己，但是我也是另外一个人。

长久以来，一直如此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我醒来睁开眼睛的同时，我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崭新的早晨，一个全新的地方。作为欢迎我的见面礼，一份原属于这个身体的个人信息侵入我脑中。今天，我是贾斯汀。没有原因，我就是

知道我的名字是贾斯汀，但同时我也知道，我不是真正的贾斯汀，我只是借用他的身体来过一天的日子罢了。环顾四周，我知道这是他的房间，这是他的家。七分钟之内闹钟会响起。

虽然每天都被装在不同的躯壳内，但是我肯定我之前当过这一类型的人：他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，电子游戏远远多于书籍，穿着拳击短裤睡觉。根据他口中的味道，我判断他吸烟，但烟瘾倒不至于大得一起床就要马上抽一支。

“早上好，贾斯汀。”我说。听了听他的声音，是低沉的。声音总是和我脑海中想象的不同。

看来贾斯汀不会照顾自己。他的头皮发痒，不愿意睁开眼睛，明显睡眠不足。

现在，我已经知道我将不会喜欢今天了。

生活在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的身体里是很难的，因为无论怎样你还是要尊重它。过去我曾经破坏过别人的生活，之后发现每当我出错的时候，它带给我的困扰也是如影随形。因此我要尽量小心。

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每一个让我寄居的人都与我同岁。我不用从十六岁跨越到六十岁。而现在，我只有十六岁。我并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或者原因。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把它弄清楚，但是我似乎永远也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，正如一个正常人无法解释他或者她的自身存在一样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你需要平静地接受你就是你本身这个事实，无法知道其原因何在。你可能有一套理论，但你永远没有办法证

明它。

我可以把握客观事实，但对别人的情感世界一无所知。我知道这是贾斯汀的房间，但是我不清楚他是否喜欢它。他想杀死隔壁房间的父母吗？或者如果贾斯汀的妈妈没有走进房间看看他是不是醒着，他会被遗忘吗？显然这都无从获知。这就好像我的外在躯壳是别人的身体，但是内在的思想感情还是我自己的，我很高兴可以沿用自己的思维方式。不过，时不时地我也会获得一个提示，让我知道其他人是如何思考的，这也是有帮助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秘密，尤其在别人的身体内部时能体会得更加深刻。

闹钟响了。我伸手拿了一件T恤和几条牛仔裤，但是莫名的声音告诉我他昨天穿的就是我手里的这件T恤，于是我选择了另外一件。我拿着衣服走进浴室，洗澡后换上。他的父母正在厨房里。他们完全没有觉察到有任何不同。

我已经花了十六年的时间来练习，现在通常不出错，以后也不会再犯错了。

我能很容易地读懂他的父母：贾斯汀早上不怎么和他们说话，所以我也不用和他们说什么。我已经能很快觉察到别人对我的期望或者不满。我倒了一些麦片，吃完把碗放在水池里，没有刷，拿起贾斯汀的钥匙就出门了。

昨天我是一个女孩，住在离这里两个小时车程的镇子里；前天我是一个男孩，住在离这里五个小时车程的镇子里。我已然忘了作为他

们时的细节了，而我也必须忘记，不然我就会永远记不起真正的我是谁了。

贾斯汀用早上的时间听着又烦又吵的电台里又烦又吵的DJ们放的又烦又吵的音乐和他们讲述的又烦又吵的笑话。这就是所有我需要的关于贾斯汀的东西。我进入他的记忆，知道了他去学校的路，还有应该把车停在哪个停车场以及哪个是他的储物柜。储物柜的密码，还有大厅里他认识的人的名字。

有些时候我不想动弹。我不想去学校，不想去实践演习这一天。我会说我病了，躺在床上看点儿书。但是即使这样，过了一会儿我也会觉得无聊。于是我整装待发，迎接新学校和新朋友们带给我的挑战，迎接这一天。

当我从贾斯汀的储物柜里拿书的时候，莫名地感觉到有人出现在我身后。我一回头，一个女孩站在那里，脸上明显挂着既犹豫又期盼、既紧张又崇拜的神情。我都不用检查贾斯汀的记忆就知道，这是他的女朋友。除此之外，没人能对贾斯汀有这样的反应，会如此不安地在他面前。她很漂亮，但是她自己没有察觉。她的头发挡住了她的脸，既高兴看到我又不是那么高兴看到我。

她叫蕾安浓。在那一刻，就在那短暂的一瞬间，我觉得她就该叫这个名字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认识她，但是那个感觉很对。

这是我的想法，并不是贾斯汀的。我尽量忽略这个想法。她想要对话的人也不是我。

“你好。”我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你好。”她小声说道。

她看着地板，盯着她的手绘帆布鞋。她在鞋上画着城市，鞋底周围用天空作背景。她和贾斯汀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估计是连贾斯汀自己也不清楚的事。

“一切都好吧？”我问。

即便她努力掩饰，我还是从她脸上看出了惊讶的神情。贾斯汀通常应该不会这么问。

奇怪的是，我想知道她的回答。实际上贾斯汀的满不在乎让我更加想要知道答案。

“都很好。”她说，可是听起来一点儿都不好。

我发现我很难看清楚她。经验告诉我，每一个看似不引人注目的女孩实际上都有一个真实鲜活的内心世界。她掩饰自己的同时也想让我去发现，也就是说，她想让贾斯汀看到她所掩饰的部分。但是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，也许此刻不用过多言语，只需耐心等待。

她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，以至于她不知道在别人看来这有多么显而易见。我觉得我懂她，有一刹那，我以为我是了解她的，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她的悲伤中还存在着那么一丝坚定，甚至是勇敢。

她把目光从地板移到我身上，问道：“你生我的气了吗？”

我想不到任何理由去生她的气。如果有，我也是生贾斯汀的气，因为他让蕾安浓觉得自己如此卑微。从她的身体语言就能看出来，当蕾安浓在贾斯汀身边的时候，她感觉自己如此渺小。

“没有，我完全没有生你的气。”我说。

我对蕾安浓说着她希望听到的话，但是她并不相信我所说的。我用着恰当的词句，但是她怀疑我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。

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只会在这里存在一天，我不能解决任何人有关男朋友的问题，我也不应该改变任何人的生活。

我转过身背对着她，把书拿出来并锁上储物柜。她就原地不动，好像被钉住了一样，陷入因一段不愉快的感情所带来的绝望与孤独中。

“你今天还想要吃午饭吗？”她问。

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说“不”。我常常这么做——一旦感觉到被牵扯进他人的生活时，我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走。

但现在面对的是蕾安浓，她鞋上画着的城市，她一刹那的勇敢，还有她不必要的悲伤，都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她会说什么。很多年来我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和别人见面，然而就在这个早上，这个地点，面对这个女孩，我感到一丝丝力量，让我想要对她有进一步的了解。因为我自身的软弱或是勇敢，我决定跟随这个力量。我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。

“当然。”我说，“一起吃午饭太好了。”

看着她的表情，我再次感觉到我表达得过于热情洋溢了。贾斯汀从来没有这样过。

“那会很棒的。”我又说道。

她松了一口气，或者至少在她的世界里算是放松了，一种带有些

许谨慎的放松。通过进入贾斯汀的记忆我知道，他们俩已经交往一年多了。这已经很准确了，因为贾斯汀也不记得他们开始在一起的确切日子。

她伸手拉着我的手。令我意外的是这感觉太好了。

“我很高兴你没有生我的气，”她说，“我只是想让每件事都顺利利的。”

我点点头。如果有，我从她的喜悦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希望一切按部就班。我们并不期望太多，比如特别美妙绝伦之类的。我们很乐意让我们的感情处于稳定状态，因为大多数时间里，平平淡淡就足够了。

第一节课的铃声响了。

“待会儿见。”我说。

只不过是简单一句约定，但是对于蕾安浓来说，这话意味着整个世界。

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很不适应，因为每一天和任何人都没有长时间的交流，也不会给任何人的生活带来改变。我在更小的时候，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亲近感。我尽力建立这种关系，也不在乎它将会很快并且彻底地断裂。我把别人的生活当成自己的生活，觉得别人的朋友也能成为我的朋友，而他们的父母也是我自己的父母。但是一段过后，我必须打消这些念头，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令我伤心欲绝。

我像漂流瓶一样孤独，也像漂流瓶一样无限自由。我从来不会用他人来定义自己。我从来也感觉不到同学间的压力或者父母的期望所带来的负担。我把每个人都当成整体的一部分，我关注整体而不是单个体。同大多数人相比，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去观察。我不会因过去而停滞不前，也不会因未来而奋勇前进。我只是关注当下，因为我注定只能活在当下。

我学习。有时我重复学习着在其他课堂上已经学会的东西，有时我学习着全新的东西。我需要进入别人的身体和思想，去看看还剩下什么信息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是在学习。知识是唯一一件一直跟着我的东西。

我知道很多贾斯汀现在不知道而且以后也不会知道的东西。我坐在他的数学课课堂上，打开他的笔记本，写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式。从莎士比亚到凯鲁亚克再到狄更斯。明天或者以后任何一天，或许他将看到他自己的笔迹，记录着不知从哪儿来的文字，甚至他根本看不懂写的是什么。

而这已经达到了我允许自己介入别人生活的最大限度。

其余的，我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

蕾安浓待在我身边。有关她的细节从贾斯汀的记忆中闪现。都是些细微的事情，比如她的发型，她咬指甲的样子，她声音中的坚定和温柔。我看到她和贾斯汀的爷爷跳舞，因为他爷爷说他想和一个漂亮的女孩跳支舞。我看到她看恐怖电影时用手紧紧捂着眼睛，同时也从

手指间的缝隙中偷看，并享受着电影带来的恐惧。这都是些美好的回忆，我并不关注其他的。

早上我只看见蕾安浓一次，在第二节课的课间，短暂的一瞬。她走近的时候我冲她微笑，她也对我笑笑，就这么简单。简单而复杂，就像所有真实的事情一样。我发现第二节下课后我还想见到她，第三节和第四节课后也同样如此。我甚至不能控制我的感觉，我想见到蕾安浓。简单，而又复杂。

到了我们要吃午饭的时候，我已经累了。因为睡眠不足，贾斯汀的身体越来越疲倦，而内在的我，也因为焦躁不安和思绪万千而疲惫。

我在贾斯汀的储物柜前等蕾安浓。第一遍铃声响了，第二遍铃声又响了，还是没有见到她。也许我应该在别的地方和她见面，也许贾斯汀忘记了他们常见面的地方。

如果真是这样，蕾安浓应该习惯了贾斯汀的健忘。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她找到了我。大厅几乎空了，人都走光了。她走过来，比之前离我更近些。

“你好。”我说。

“你好。”她说。

她望着我。贾斯汀是那个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；贾斯汀是那个出主意的人；贾斯汀是那个说出接下来要做什么的人。

这令我很沮丧。

这种场景我之前看过太多次，这令人讨厌的奉献。就因为你害

怕独自一人，就找一个不合适的人一起来抵抗这份恐惧，充满希望的同时也带着丝丝疑虑。每次从别人脸上看到这种情绪，我都倍感沉重。现在从蕾安浓的脸上看到的不仅仅是失望，还有一点温柔。可是这份温柔贾斯汀永远永远领悟不到。我马上就注意到了，但是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。

我把所有的书都放在储物柜里。我走向她，把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。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反正就这样了。

“我们去个什么地方吧。”我说，“你想去哪里？”

我现在离她很近，终于看清了她的眼睛是蓝色的。我敢说从来没有人如此靠近她，没有人发现她的双眸如此湛蓝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回答。

我拉起她的手。

“过来。”我对她说。

现在的我不再是焦躁不安，而是心似狂潮。我们第一次手牵手漫步，接着我们手牵手奔跑。我们疯狂地你追我赶着，在整个校园穿梭，而不相关的人和事仿佛都被自动模糊处理掉。我们笑着闹着。我们把她的书扔进储物柜，冲出教学楼，飞进新鲜的空气中，享受阳光、大自然以及这个没那么多烦恼的世界。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就已经破坏了规则，我们跳进贾斯汀的车时又破坏了规则，而我插入钥匙点火时更是破坏了规则。

“你想去哪里？”我又问，“真的，告诉我，你想要去哪里？”

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回答将会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。如果她说我们去商场，我会置身事外；如果她说带我去你家吧，我也会置身事外；如果她说，实际上她不想错过第六节课，我还会置身事外。而且我也应该置身事外，我本不应该这么做。

但是她说：“我想去海边，我想让你带我去看海。”

而此时，我感到自己与她，与整个世界都息息相关。

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到海边。现在是马里兰的9月底，叶子的颜色还没有开始变化，但是你能看出叶子已经蠢蠢欲动要变色了。绿色渐渐退去，时时刻刻都会呈现出满眼金黄的色彩。

我让蕾安浓选自己喜欢的电台。她有些惊讶，但我满不在乎。我已经听够了又烦又吵的音乐，而我觉得她也受够了。她让车内充满着轻柔的旋律，当出现我听过的歌曲时，我也随声跟唱。

如果我只能做一件事，我将和上帝达成协定……

现在蕾安浓从惊讶转为疑惑，因为贾斯汀从来不跟着歌曲哼哼。

“你怎么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是因为音乐啊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才不是！”

“不，是真的。”

她看了我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笑了。

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——”她说，用手轻点按钮，寻找下一首歌。

很快，我们越唱越兴奋。流行歌曲就像气球一样，我们边唱边觉得我们随着它往上空飘。

仿佛时间在我们身边都放慢了脚步，她也不再去想这有多么不寻常了。她让自己融入到这个气氛中来。

我想要给她美好的一天，仅仅是美好的一天。我一直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在这里徘徊许久，而这个理由瞬间出现，我认为它之前已经出现了。那就是我只能给予别人一天的时间，为什么不能是美好的一天？为什么不能是与他人共享的一天？为什么我不能享受当下的音乐然后看看它能持续多久？规则是可以消除的。我既可以拥有这一天，也可以奉献这一天。

歌曲播完了，蕾安浓摇下车窗，把手伸向窗外，车里换了新的音乐。我把所有的车窗都摇下，全速前进。

风呼啸而过，吹散我们的头发，我感觉好像车子完全消失了，而我们在迅速移动，我们就是速度本身。

开始播放另一首好听的歌了，我又把窗子都摇上，并且这一次我握着她的手。

就这样，我开了很长一段路，问她一些问题。比如她父母是做什么的，她姐姐不上学了感觉怎么样，她觉得一年下来学校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。

这些问题对蕾安浓来说好像有些难。她每句回答都以“我不知